

倫敦奧運會，其中有不少咱們並不熟悉的項目：「賽馬」的規則和興趣點在哪裡？射擊與特殊的規則如何產生？賽艇在平直的河道裡進行，河道是否有特殊的要求？……總之，面對那許多生疏的項目，心裡問自己：它們是怎麼產生的？又是怎樣發展成今天這個樣子的？我得不到回答，但心裡並不悲哀，因為世界實在太大，人這一輩子又很短，遇到不能親身參與的項目，搞不懂就搞不懂吧。

但，對於其重要的開幕式與閉幕式，任何國人都不能不關注。四年前北京舉辦奧運會，咱們花費了那麼大的氣力，為的又是什麼？無非是藉機宣傳自己的國力與文化麼？開幕式上舉辦了大型團體操，費了多大的心血，讓看到它的人都叫好，美美地在心裡沉醉一下，不是很值得麼？我特別不能忘記那晚空中炸開的二十九個「大腳丫子」：最初人們一愕，這是什麼？但馬上明白過來，它由南向北，寓意是奧運會已經舉行了多少屆。隨着它那一聲聲的炸響，人們跟着喊數目：「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奧運會經歷了二十九屆寒暑，才終於來到北京。這是歷史的進程，於是引出開幕式上種種的大手筆。觀眾在心裡比較着：張藝謀他們高明在哪裡？還有沒有更高更明的煙花！總之，這個寓意絕對高超，讓那些發達國家驚羨去吧。然而這次，大不列顛可不是這樣，倫敦碗內部搞得那份隨意，一個安置了那集束的銅花籃，另一側則堆起來一個大土坡，上千人在土坡上跳跳叫呀，怎麼堂堂的「倫敦碗」可以這樣擺布？這且不說，搞不懂開幕式固然遺憾，但總還有個閉幕式。我們跟着電視鏡頭，看到體育場中央是一個碩大無比的「米字旗」，我猜想給這個構思喊好的，它說明英吉利無處不在，並且為世界性的體育活動提供舞台。人家這樣想，也就這樣表現出來了！但隨後全體運動員就成百上千由各個方向進入場地了，如同趕廟會一般自由從容。隨後閉幕式演出的「核兒」更讓我驚異無比，三位演唱者次第乘坐敞篷汽車在倫敦碗中環繞，最後他們會合，來到一個平面舞台進行說唱。第一位是位成熟的白人女性，柔若無骨般穿了身白色的演出服，她「赤裸」着全身，然而又在各種「私處」裝飾了深色的小花朵。真所謂欲蓋彌彰了。

徐城北

是我見



搞不懂

真的搞不懂了，一點也搞不懂了。作為人，是應該在重大問題上不斷學習的。我們這代人習慣於仔細計劃：我是誰？我想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做一件什麼事？要想做成這件事，我們有哪些朋友與「敵人」？我們應該怎樣依靠自己而打擊「敵人」？我們的策略要分成幾步走？第一步與第二步分別是什麼？應該說，經過百多年來的積累，我們已經有了我們的一套，但人家呢？人家也有人家的一套了。我們很認真，人家也不是不認真。我們按自己的去做，人家按人家的去做。我們認真，並且各自都按照過去各自認真去做了。並且如今認真到了一個盤子裡來，在一個場所中進行友好的競賽來了。而且這競賽儘管有輸贏，卻又始終要認真着並面帶微笑的。

我們過去曾代溝不淺。過去很少來往，許多事情與時間就這麼分割而去了。

今天我們則要走到一起，為了一個和平的目標，為了取得真正的了解，我們真正走到一起來了，這是多麼地不容易，也多麼需要互道珍重。有些事今天搞不懂，但明天自然而然就能搞懂（從一部分甚至全是全部）。我覺得對此忽然有了信心，我們應該為此高興，甚至覺得思想躍上一個新的層次，我們會因這一點而倍加高興。

相遇一座城

流沙

一個人對一座陌生城市的好惡，大都因為一段際遇，一個人或是一段情……大連就是。

跟着旅遊團到大連，用罷晚餐，想逛逛夜市。七拐八彎之下，卻迷失了方向，又偏偏記不起導遊所說的酒店名稱，於是原路返回，但路口太多，找不到回去的路。

還好記得帶團的旅行社名稱，手機上網一查便找到了旅行社一位導遊的電話，對方說他們旅行社下榻的賓館一般都在心族大酒店，就在火車站附近。

見路邊停着一輛出租車在候客。我走到車前，說到心族大酒店，的哥用濃重的東北腔接過話：「心族大酒店啊，不用打的，那費錢。你看那，穿過這個巷子走一段就到了。」

我就照着的哥的指引穿過了一個巷子，就看到了酒店的霓虹燈，竟然只有十分鐘不到的路程。我承認那一刻有些感慨，抑或是感動。我不敢說大連的所有的哥都這樣誠實，但我真的遇上了這樣一位可以讓我對這座城市頓生好感的司機。

第二天，團隊去了老虎灘，剩餘時間就是逛街。我則在書店買了本書，在肯德基裡挑了一個臨窗的位置，點了些飲料和食物，坐在那看書。窗外的地上，坐着一個黑衣中年人，用銅絲「繞」出自行車、汽車的模型向路人售賣。

店裡的客人不多，連工作人員也斜倚在櫃檯前打起了瞌睡。北方的陽光是清冽的，就像這座城市裡的廣場一樣，讓人覺得心曠神怡。

難得有這樣的好時光，可以看看書，享受難得的「無拘」和「無束」。

中途站起來伸了一個懶腰，看看馬路上「咣噹」、「咣噹」前行的像火車一樣的有軌公交車。隔着玻璃，卻見那個穿着黑衣的手藝人朝我微笑，我不知何意，同樣報以微笑。他又低下頭，專心「繞」他的自行車模型。但整整一個下午，我沒有看到他賣出過一輛。

街頭的陽光斑駁起來，身在異鄉，不辨東西南北，看看時間已是傍晚了。收了書準備回賓館，走出店門，就見那個手藝人朝我看，我就站在他的地攤前，欣賞他忙了一個下午製作完成的一地的模型。

我自然不需要。準備離開，手藝人卻說：「喜歡嗎，你挑一個。」我笑笑，不想要。手藝人說：「不要錢，送你一個。我看你看了很長時間的書。」我發現手藝人朝我手中的書皮看。

「百年孤獨，那是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的書。」手藝人報出了書名和作者。

一個小小的自行車車模已經送到我的手上，手藝人再次說：「不要錢的，真的送你了。」

我就拿了，連聲道謝。走出一段路，我才詫異起來，一個在街頭賣手藝的人也喜歡看書，而且無緣無故贈予了車模，竟然像是一位故友。

這實在是一座可愛的城市。

回到杭州，我把我的故事說給朋友們聽，他們都說那只是一種偶然。我也承認這是偶然，但那種美好卻被我際遇了，這就是我的幸運。

但一個城市要美好起來，陽光起來，真的需要像我這樣的陌生人，能在這座城市裡遭遇一個又一個的幸運。感謝那位不知名的司機和手藝人，給我帶來了發自內心的快樂。謝謝大連。

末雨綢繆

余仁杰

七月二十一日，首都北京由於遭遇「六十一年來最大強降雨」，很多地段出現「水浸金山」，澤國多多，而且還奪去七十七個生命。

其實，一夜暴雨成澤國的情景，內地的許多大中城市都有上演，已見怪不怪。就在七月二十一日後，暴雨帶移到北方其他地區，遭遇暴雨的許多城市特別是新建城區也較長時間變成澤國。難道這都得怪罪於「強降雨」？

實際上北京這次也並非全城都成澤國，如紫禁城尤其是故宮，排水很快，並未被淹。這是為什麼？就是因為它當年建造時就

俄羅斯十四行詩集

馬海甸



燈下集

在外國，以詩體結集的詩選大概只有十四行詩，可見這種如今已式微的詩歌體裁在詩歌史上是何等的盛極一時。打從這種詩歌體裁誕生以來，寫出至今仍為人吟唱不輟的十四行詩的詩人指不勝屈，如彼得拉克、莎士比亞、彌爾頓、華茲華斯、密茨凱維奇、濟慈、波德萊爾、維爾倫、里爾克乃至聶魯達等等。在歐洲諸國中，以前我們認為俄國詩人較少用這種體裁寫詩，這是未能充分掌握材料造成的誤會。如果說詩歌體裁也有階級性的話，那麼十四行詩就是詩中的貴族或精神貴族，它極端濃縮凝煉的形式和語言與所謂平民和革命文學大相逕庭。斯大林當政後，蘇聯詩壇獨倡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十四行詩創作由此趨於沒落。手邊有一冊《俄國十四行詩——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初》（莫斯科工人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收入蘇聯學者克日扎諾夫斯基的十四行組詩《致列寧》，時到於今，還記得這組詩的讀者大概已寥寥無幾。寫頌歌，只能用馬雅可夫斯基的樓梯詩或信天遊，至少用蘇格蘭詩人麥克迪爾米德《三頌列寧》的四行詩，用商榷體，總有些不倫不類。

一般看來，俄國十四行詩的源頭是與俄國文化有密切關係的詩人，最早寫十四行詩的俄國詩人是特列嘉科夫斯基，時在一七三五年，比意大利、英國、法國晚兩到三個世紀。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中葉，俄國的十四行詩寫作仍處於模仿、探索、學習的階段，雖然用這種體裁寫詩的不乏大詩人，但仍只能說偶有佳作，其成就甚至還不如長居在俄國的

波蘭詩人密茨凱維奇。俄國十四行詩直至白銀時代（一八八〇——一九三〇）才臻於極盛，湧現出大批詩人和詩集。

我是讀了《俄國白銀時代十四行詩選》一書後才對俄國人在這方面的成就有所了解，該書一九九〇年由莫斯科真理報出版社出版，去蘇聯解體已不遠，因而編得較為放手。十月革命後流亡外國和非蘇聯官方詩人的作品佔了很大的比例，這也證明了我上文關於十四行詩是貴族或精神貴族的專利品之說不假。如果說詩有別才的話，那麼寫十四行尤其需有別才，除詩情、詩才外，它還要求有書卷氣，精緻典雅的審美觀。不是詩人就能寫出令人賞心悅目的十四行詩的，被歸入新農民派的大詩人葉賽寧的十四行本書收入兩首，但並不見得出色，就是一個例子。《白銀時代十四行詩選》把當時的詩人分為十個派別：它們是，先驅者，象徵派，阿克梅派，未來派，社會主義派，《知識》派，新農民派，意象派，立憲派和獨立派。這裡既從藝術手法分類，如象徵派、阿克梅派、未來派、新農民派（與十九世紀中葉的農民派相比較而言），有在同一雜誌上工作或撰稿的團體（如《知識》，類似中國的《新月》派），也有同一政治傾向的派別，如社會主義派、憲政派，邏輯上有點混亂，但我們暫時只能根據它的分類法來評論。從創作成就而論，以象徵派、阿克梅派和獨立派最高，未來派、《知識》派和新農民派也有個別詩人出其類而拔其萃。社會主義派幾乎無足觀。

一個流派或詩人群的創作成就，固然要看數量多寡，更重要的還取決於質量。俄國象徵派詩人也許受法國前輩的影響，是有意識大量地使用這種

詩歌形式的流派。僅巴爾蒙特的一冊《太陽、蜜酒和月亮十四行詩》，就收有二百二十五首意大利式十四行，集外的商榷，還不止此數，此人才華洋溢，但有時下筆過快、過濫，不自檢束，又疏於修改，故而每每挾泥沙而俱下。他未能在世界詩壇佔有更高地位，當與此不無關係。象徵派中，擅寫十四行者代有其人，就中以安年斯基、福法洛夫、索洛古勃、維亞切斯拉夫·伊萬洛夫、勃洛夫、勃留索夫、沃洛申為著，他們不但以詩傷時感世、抒寫愛情，而且詠懷時事、刻畫人性。俄國象徵派十四行詩的成就，可以直逼法國象徵派。

阿克梅派是從象徵派分化出的一支，該派人力單薄，核心成員也就五、六個人而已。他們之所以另起爐灶，與其說在審美觀和技巧上有些什麼難以彌補的分歧，還不如說是文人意氣之爭。阿克梅派創作的十四行詩數量遠不如象徵派，但成就並不低。據俄國學者費多托夫在《十四行詩》（莫斯科國立人文大學出版，二〇一一）一書的統計，曼德爾施塔姆一生只寫了十二首十四行，但其中就包括了他的代表作《步行者》和《賭場》。阿赫瑪托娃寫了十六首十四行，也有數首為各種詩選所必收。早年阿克梅派的詩風與英國十九世紀中葉崛起的前拉斐爾派相近，但精緻而不失之雕琢，更摒除了浪漫派末流的矯情。

未來派詩人謝維爾亞寧一部名為《頸飾》的十四行詩集，專收詩人吟詠同行、小說家和作曲家的作品，在西洋十四行史上可謂別出蹊徑。用短短十來行詩，去概括藝術家一生的成就，對詩人的詩才和學養都是一大考驗。中國學界迄今無人提及此書，可能與謝維爾亞寧喜歡生造詞語，因而讀來詰屈聱牙有關。然而有這樣的旁枝逸出，為略顯單調的詩壇平添一道風景線，這總是可喜的。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才取道香港遠赴巴西的俄國旅華僑民詩人彼列列申，他的十四行詩集《愛麗爾》收詩一百五十三首，比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集少一首；據考證，同莎翁的前半部分十四行詩如出一轍，他的這部用連環體寫成的集子，也是獻給一位男士的。我藏有的這部詩集，一九七六年初版於法蘭克福，購自紐約一家舊書店。

寧波醃菜

黎小燕

對香港特首梁振英經常掛在嘴邊的「民生無小事」感受良多。筆者每到一個地方，總是寄情於路邊的小景小物、小攤小販，覺得比追捧某些千篇一律、人流如潮的旅遊景點興趣更濃。新時代既不能沒有「商業味」，「人味」便更顯珍貴。今次到浙江寧波舟山走了一趟，其中甚為欣賞的是鄉村醃菜。

在繁囂鬧市出生、長大，年紀越大，越覺得現世物慾無窮，人心空虛。如果容許從頭來過，會發現生活原來可以很簡單。內心快樂，凸顯笑容真摯。從頭來過已無可能，惟有對純樸沒機心的農家人的生活遙寄羨慕之情。農家、漁民能告訴城裡人太多關於醃菜與醃菜背後的故事。欣賞、品嘗鄉間醃菜，算是對簡樸生活的一種重溫吧。至今仍深印腦海的一件兒時往事，就與醃菜有關。話說一天媽從外面回來，姊即告訴她：「妹把菜脯打翻在地，我已用水沖洗過。」聽到「告狀」，唯恐受罰的我，那一刻很害怕。回頭看桌上有碟小菜脯，還有碟鹹魚仔，之外就是白米飯。如今想起來，姊義正詞嚴，是對菜脯的敬意，因為菜就是那麼多，不吃菜脯就只有鹹魚仔下飯了。從那時起，我每次從廚房端菜脯出來都小心翼翼，吃菜脯也就動了情，吃着吃着，那種爽脆、油滑感至今似猶在齒頰間徘徊。

後來才知道，大人常叫的這味菜脯，是台灣、福建、廣東潮汕和港澳地區的家常醃製蘿蔔乾。戰後的香港，經濟未起飛，哪來電冰箱？很多家庭吃不起新鮮食品 and 肉類。經過醃製的菜脯和鹹魚仔下飯好菜，吃時從密封的瓶裡盛出幾勺，在鍋裡炒一下便可上碟，防腐、實惠又方便。

我們在寧波幾天，早上多吃饅頭、白粥、雞蛋和豆漿，配以好幾種有辣有不辣的當地醃菜，令人滿足得難以言喻。白米飯、白粥、饅頭、麵條、蔬菜豆類，是中國人幾千年來的主食。順應自然，肚子欣然接受，整個人也就舒適暢快了。

醃菜古已有之，明末馮夢龍的白話小說集《醒世恆言》之《兩縣令競娶嬌孤女》裡，已有關於醃菜的字句：「只見石小姐將這碟醃菜菜兒過飯。」寧波地處杭州灣畔東海口，海岸線長，鹹淡水交界，海產特多，超市裡海產乾貨、傳統精製梅菜、榨菜、雪菜等醃菜舉目皆是。而舊時漁民難得吃到新鮮蔬菜，出海時總帶備鹹菜；農民把夏天吃不完的蔬菜醃製，既不浪費，冬天蔬菜不濟時即可派上用場。寧波有俗語云：「三天不吃鹹菜湯，腳骨有點酸汪汪。」可見當地人無醃菜不歡。

鄉裡人叫醃菜，城裡人叫泡菜，彷彿叫泡菜才夠時髦。筆者執著於泡菜與醃菜不盡相同，必須區分開來，醃菜原是泡菜的祖宗。據說經過科學鑑證，醃製鹹菜的頭三至八天亞硝酸鹽含量最多，二十天後才消失。亞硝酸鹽能將細菌還原，具有一定的防腐作用，惟吸收太多，人體內部紅血球運作受阻。城中不少人出口口聲聲說醃製發酵食物不利健康，對此，傳統醃菜有冤無路訴。事實是只要不經常吃，腸胃對醃菜是願意接受的。醃菜能幫助消化，調節脾胃；用以烹調海鮮能去腥，輔以肉類更能去膩。好些泡菜太現代化，滲入太多化學劑，在日照下曬曬、醃醃、密封罐子等傳統做法多不嚴格遵照。急於推出市場，健康從何說起！

醃菜雖不是主食，卻是主食的上佳搭配，反映了傳統民間智慧，是窮人家的當家菜餚。遊寧波，吃到不鹹不膩用以配粥配米飯相得益彰的好醃菜，我對這些黑墨墨、紅一塊綠一堆（帶辣味）的敬意又重上頭！

贊比西河的黃昏（攝影）

李申學



統；如果北京也有這樣的排水系統，還怕什麼「六十一年來最大的強降雨」？！

遺憾的是，這幾年來內地和城市建設中，從規劃設計，到工程施工與監督驗收，往往只注重表面的光鮮，一座座高樓大廈拔地而起，卻忘記了末雨綢繆——忽略了地下排水系統的建設，忘記了「城市的良心」，最終得受天災懲罰。台灣作家龍應台說，驗證一個城市是否發達，一場雨足矣；「排水系統比高樓大廈更能代表現代化」。城市建設必須末雨綢繆，注重地下排水系統。北京新任書記郭金龍七月二十七日說：「我們必須深刻反思，永遠銘記這個教訓……使我們的規劃建設更科學、更符合自然規律，使我們的各項工作更加以人為本，並確保這樣的災難不再重現。」

「末雨綢繆」，在選址、地下排水系統的設計與構建等方面都考慮周到，工程一絲不苟，所以經受得起數百年來的嚴峻考驗，什麼「N年來最大強降雨」都不在話下。難道幾百年前的皇宮宮殿建造時，其主管官員的學歷都比當今城市官員高？他們也都有「院士」、「博導」等等頭銜？現今的工程技術水平竟還不如幾百年前？那為什麼如今新建城區多見逢強降雨必湧，還不如那些老城區？

那句成語「末雨綢繆」，是說在末下雨前先把門窗捆牢，以免下雨時殃及屋內。在城市建設中，同樣應末雨綢繆，事先應充分考慮到如何逢暴雨不浸城。這個「綢繆」在於城市地下建設，重在下水道系統。法國巴黎也多暴雨，但它從未出現過澤國，就因為它有長達二千三百四十七公里的下水道系

烏克蘭「愛情隧道」

鍾芳



域外漫筆

越在茂盛的原始森林裡，尋常的鐵路給人一種歷史的沉重感，而濃郁的綠綠色色，則讓人與大自然融為一體。這樣的畫面，彷彿是藝術般唯美。想起徐志摩遊歷時感嘆：「只有你單身奔馳大自然的懷抱時，你才知道靈魂的愉快是怎樣的，單是活著的快樂是怎樣的。」

不過，「愛情隧道」並非我們平時了解的，那種真正意義上的火車隧道，那段鐵路只是一段為鑽子附近的纖維提供運輸服務的私人鐵路，全長三公里。火車每天大約經過這條「隧道」三次，將木材運往這家工廠。每當春天來臨時，這條綠樹成蔭，鐵路兩邊的樹木就會長得豐盛繁茂，形成天然的拱形長廊，將繁忙的鐵軌化身為「愛情隧道」，上演一段段與眾不同的愛之旅程。

正當我陶醉在這方寧靜、秀美的天地，靜靜地想着自己的心事時，身後邊傳來不遠處的一對英國情侶的甜美許願聲。在碧綠深處的「愛情隧道」映襯下，他們相擁相吻，浪漫甜蜜，讓人不禁感嘆愛情的美好。難怪在來之前，聽朋友說過：這下一個願望，如果他們的愛情足夠真摯，那麼願望就會成真。

「愛情隧道」像「世外桃源」般優雅而恬靜，清風拂過，我心飛揚，一時忘懷：我們正在遙遠的異國他鄉……